



安启念 著

俄罗斯向何处去

苏联解体后
的俄罗斯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安启念 著

俄罗斯向何处去

苏联解体后
的俄罗斯哲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向何处去: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 / 安启念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 7-300-04756-4 / B·301

- I. 俄…
- II. 安…
- III. 哲学—研究 俄罗斯 现代
-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867 号

俄罗斯向何处去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

安启念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875 插页 1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9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写一本关于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的书，是我多年的心愿。

我从1984年开始研究苏联哲学和俄罗斯哲学，1988—1989年，作为访问学者，我在苏联黑海之滨那迷人的城市奥德萨，整整生活了一年。当时的苏联正值“民主化、公开性”如火如荼之际，国内外反共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苏联人思想上的急剧变化，令众多的中国人瞠目结舌。回国后，基于一年来在苏联的观察和感受，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苏联哲学的终结”。文章始终未能刊出，当时人们认为，苏联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怎么会终结呢？

然而在那个时候，苏联演变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1991年5月，我再次来到莫斯科，首先得到的印象是，对苏联

的否定早已超出哲学等思想理论的范围，苏联的政治剧变，为期不会太远；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深深地陷入困境。大家知道，就在这一年的5月，反共旗手叶利钦高票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中止活动；12月26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社会主义苏联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不要说苏联哲学的终结，就是苏联这个国家都终结了。

1994年，我第三次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住了6个月。这时，改革已经进行了9年，苏联解体也是3年以前的事了。历史反思告一段落，9年间提出的许多新思想令人耳目一新，并且常常使人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当时我便产生想法：一定要把苏联—俄罗斯哲学这一时期的巨大变化记录下来，认真总结，并把它介绍给我国读者。

这一工作的最大困难是收集材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主要在1994年以后，我于1994年年底回国，此后有7年的时间无缘再访俄罗斯。在国内只能阅读十分有限的几种俄文期刊和报纸，做一些跟踪研究，间或有俄罗斯朋友来访，带来几本新出版的俄文哲学著作，我便喜出望外了。要靠这样的材料研究把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太困难了。

正在研究和写作艰难进行之际，2001年我又得到机会，第4次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的3个月中，我如饥似渴，利用一切机会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与那里的哲学家们交流，一遍又一遍地光顾莫斯科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店，……这一次在莫斯科大学的访问，使我对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哲学，不论是材料收集还是思想认识，都有很大收获，多年的夙愿，始得实现。

我认为，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这不仅因为俄罗斯是我国的近邻，俄罗斯哲学曾经对我们产生过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哲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变化，提出了许多对我们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思想。

人所共知，以1991年年底的苏联解体为标志，俄罗斯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庞大的苏联“帝国”不复存在，也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下台和令俄罗斯人刻骨铭心的经济困难，而是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改变了整个人类20世纪历史的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实验在俄罗斯遭到失败，更进一步说，是俄罗斯民族几百年来付出沉重代价的现代化进程再次发生深刻转向。犹如一座辛勤建造大半个世纪的巍峨大厦突然倒塌，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建造者的信心、信念遭到沉重打击，痛苦、失望、茫然、悔恨、激动、希望，使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无法平静。重大的社会转折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的心灵动荡，是对哲学发展的有力推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在短暂的休克之后表现出自十月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活力，流派纷呈，新见迭出，格外引人注目。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在经历重大的社会转折时都会伴随有思想上的激烈冲突，伴随有由此而来的“百花齐放”以及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俄罗斯并不是特例。但是，这一过程在俄罗斯与众不同，极具特色。例如，俄罗斯和中国自改革以来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变革：在中国，由此而来的是，一方面，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激烈斗争，此消彼长；另一方面，人们的理论兴趣急剧衰减，在商业精神的冲击下出现所谓的“哲学的贫困”，哲学讨论几乎成为哲学家们“自说自话”，以致人们大声疾呼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在俄罗

斯，尽管哲学家们生活在真正的贫困之中（人们公认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最有才华的哲学家B.M.梅茹耶夫，为了生活，要同时在5所大学兼职），然而哲学研究却一派繁荣。俄罗斯哲学学会在一度解散之后重又复会，目前仍有按时缴纳会费的注册会员近三千名（每人每年的会费约为月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哲学出版物数量激增，许多大学增办哲学系，仅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每年就要招收本科生二百名左右。中俄两国在哲学方面的这种差别的原因固然与两国改革的方针有关，但从政治入手这一改革方针并不是造成俄罗斯哲学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其哲学繁荣在更大程度上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的特点密切相关。

从俄罗斯文化来看，激烈的东西方冲突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内在特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必然伴随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与争论。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横跨欧亚两个大陆，政治文化中心在欧洲，大部分领土却在亚洲。就历史背景而言，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但自13世纪起有200多年处于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摆脱了蒙古人的枷锁之后，俄罗斯帝国又把当时中亚和东亚的大量国家纳入自己的版图。更重要的是，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史。18世纪初，彼得大帝把俄罗斯强行拖上西方化的道路，由此之后直到今天，一浪又一浪的西方化浪潮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东西方文化冲突。就文化内涵而言，俄罗斯步入文明社会之初，接受的就是具有强烈东方色彩的东正教和拜占庭文化，彼得改革后又有大量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涌入，俄罗斯学者自己也说，俄罗斯文化是杂交文化，东方文化的因素和西方文化的因素都是它所固有的。以上情况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冲突自18世纪以来成为俄罗斯

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每前进一步都要提出“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争论不休。其他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虽然也伴随有东西方文化冲突，但那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外在冲突，人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个选择问题。在俄罗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是外在冲突，而是内在的冲突，是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冲突，是俄罗斯人灵魂的分裂。这种冲突在俄罗斯的历史之长久、所带来的痛苦之深切，是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无法比拟的。当前尚未完成的这场社会转折自然要给俄罗斯人的思想和哲学带来更大的冲击，给它们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推动。

从俄罗斯人来看，由于作为原始社会遗迹的农民村社的存在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人富于幻想，注重理想，向往社会公正，疾恶如仇，崇尚集体主义。这一特点使得俄罗斯人对于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西方实用主义文化，反应格外强烈。中国的文化同样富有集体主义传统，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实用理性，多务实，少幻想，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比较容易接受西方人的观念，在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反抗软弱无力。不论是19世纪的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的五四运动、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改革开放，西方文化都没有遇到真正强有力的反抗。中国哲学虽然在文化冲突的推动下有所发展，内容不断丰富，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足以与西方哲学抗衡的理论。在俄罗斯，情况则大不一样。18世纪的西方化浪潮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19世纪上半叶社会空前动荡，哲学思维空前活跃，产生了斯拉夫派与西欧主义派的激烈争论；19世纪60年代初的改革加快了俄罗斯西方化的步伐，而这立即促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的俄罗斯哲学理论——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哲学”的诞生，并且带来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前所未有的繁荣。除此而外，100多年来哲学思想的繁荣发展还伴随有文学艺术创作热情与才华的迸发，涌现出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大批文化巨星；还导致了对俄罗斯和全人类解放道路的不懈探寻，出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民粹派运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上述哲学、文学、政治思想和运动，其深处都贯穿着俄罗斯人对西方文明的抗争与批判，这种抗争与批判的激烈程度，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既是俄罗斯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也是俄罗斯社会思潮激烈动荡、冲突和俄罗斯哲学思想急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注重的科学世界观，对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追求，一方面由于失去了国家政权的庇护，另一方面由于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俄罗斯人的特点及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悖，逐渐退出了哲学舞台的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反思，对俄罗斯发展新道路新方向的探索，对人类未来的深刻关切，成为俄罗斯哲学家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热点。他们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任何一个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现在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的哲学家，所无法与之比肩的。这是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作为教育部资助的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的项目成果，把“俄罗斯向何处去”作为正标题，

“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哲学”则以副标题的形式出现。全书除介绍这一时期俄罗斯哲学界的一般情况外，把重点放在了与俄罗斯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历史反思、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全球性问题研究等方面，这本来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界争论的焦点。此外，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处在大体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两国的哲学家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看看俄罗斯人是怎样思考这些问题的，对我们无疑非常有益。

现在，苏联解体和由它激起的思想动荡早已成为过去，人们已经可以平静地看待这一段历史了，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在这里加以简单的评价并对其未来提出一点看法，也许是适宜的。

总体上讲，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哲学虽然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再现繁荣，然而只要稍做思考就会发现，繁荣还远不等于辉煌。

从积极的方面看，值得肯定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俄罗斯哲学已经从90年代初因政治剧变而陷入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学术队伍壮大，学术活动频繁，著作出版渠道畅通，再次出现繁荣的景象；第二，哲学家们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思想，尤其是在历史反思、工业文明批判和全球性问题研究方面，许多思想深刻而富有新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不足的方面看，首先是还见不到比较系统的理论问世。哲学思想不能和哲学画等号。哲学是一种理论，精彩的思想还有待于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哲学的标志，才是哲学界的旗帜，才能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出比较全面的回答。俄罗斯在期待19世纪末的索洛维约夫那样的哲学大家。其次是俄罗斯的哲学家队伍

也有老化的趋势。如今活跃在俄罗斯哲学前沿的主要是苏联时期培养的哲学家，这一点从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的年龄构成就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年轻人对经济、计算机、法律、外交等方面的专业趋之若鹜，对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兴趣不大，在这些领域即使有少数才华出众者，也纷纷流向欧美发达国家。加里宁格勒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年轻助教，已经获得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两个副博士学位，每月工资，也就是全部收入，只有20美元，2001年10月曾向本书作者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移民南美洲或邻国立陶宛，声称只要到立陶宛，收入立即增加10倍。俄罗斯科学院各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所，也后继乏人，挑大梁的几乎全在50岁以上。

任何人都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俄罗斯哲学界存在上述不足是很自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当然是重要原因，此外，哲学自身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20世纪90年代，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在艰难地摸索，哲学家们只是在不久之前才获得在精神王国翱翔的自由，俄罗斯哲学还处在“收集材料”的阶段。如果再考虑到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躁情绪，当前俄罗斯哲学界的现状就更容易理解了。

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因素太多了。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哲学有可能不仅繁荣而且再现辉煌，从而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理由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俄罗斯人有着执著追求精神文化的传统。许多俄罗斯哲学家指出，俄罗斯人生来不是为追求物质财富的，他们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虽然完整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才出

现，但俄罗斯立即涌现出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舍斯托夫等世界知名的哲学家，他们创造的以宗教唯心主义为特征的俄罗斯哲学受到全世界的重视。苏联哲学虽然在今天遭到俄罗斯人的否定，但是这样一种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哲学体系，也同样是俄罗斯人热爱理论思维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家不顾物质生活的极度困难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除了令人肃然起敬以外，他们所表现出的哲学追求的执著精神，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执著精神无疑是俄罗斯哲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俄罗斯哲学家手中有着一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白银时代”创造的俄罗斯哲学这笔巨大的财富。

一种哲学，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为人们所接受。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说，不是新的科学技术，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一种新的价值目标。工业文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为人类带来了以往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已经成为席卷全世界的潮流，但是人所共知，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资源、全球性冲突和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危机，人类能否继续生存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十分严肃的问题。成就和问题都源自无限追求物质财富、物质享受这一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目标。人类历史处于转折点。为了继续生存，人类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反思，对原有的价值目标加以改变，这是当今时代最主要的要求。正是在这里，“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表现出了特有的重要性。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自工业文明诞生起就开始了。以往的批判，例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对工业文明的道德谴责；马克思主义远远超出了道德谴责的范围，但就主要的方面看，更多的是对工业文明的政治批判。这些都很重

要，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人类还需要对工业文明从精神的层面加以分析批评，这样的批评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在这方面，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俄罗斯哲学家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

前面已经简单地提到，19世纪以来的整个俄罗斯文化都贯穿着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评，这一批评不是政治批判，不是利益之争，而是站在宗教的高度对人类、对整个世界的终极关怀。它在呼唤新人，期待着俄罗斯人、全人类，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从物质追求的迷梦中警醒过来，在保持独立个性的前提下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与友爱。它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对人性的令人惊叹的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分析，是对个人和人类道德升华之路的探求，这样的分析，特别是它的理论深度，是其他任何一种哲学所没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以及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只靠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哲学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但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否认的。因此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家完全有可能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传统，创造出新的理论，在人类当前面临的价值转向中做出重大贡献。

当然，可能并不等于现实。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顺便指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版了数不胜数的关于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的著作，但遗憾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这一哲学的原著和对有关思想的阐释，有价值的研究性著作还十分罕见。也正

因为如此，本书没有专门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哲学在这个方面的情况。

在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我国学者贾泽林以及俄罗斯学者 B.C. 斯焦宾、B.M. 梅茹耶夫、B.Ж. 凯列、A.H. 丘马科夫、B.Г. 布罗夫等人的大力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以及策划编辑李艳辉博士的支持。对以上中外学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国广大读者对今天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愿本书的问世能够为各位读者研究和了解今日俄罗斯哲学，提供有益的帮助。

安启念

2003 年 5 月

于芙蓉里

目 录

第一章	再生的火凤凰	(1)
	一、社会转折	(2)
	二、由困境到复兴	(11)
	三、90年代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哲学著作	(17)
	四、90年代俄罗斯哲学关注的问题	(21)
	五、俄罗斯哲学传统的回归	(27)
第二章	历史性的告别——苏联哲学的终结	(31)
	一、身负重任的苏联哲学	(31)
	二、“哲学与生活”讨论会	(44)
	三、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	(57)